

旧事与新知丛书

我是鲁迅的学生

——关于萧军

李振声 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鲁迅的学生：关于萧军/李振声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

ISBN 7-81004-770-1

I. 我… II. 李… III. 萧军—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5474 号

我是鲁迅的学生——关于萧军

编 者：李振声

责任编辑：陈友军

封面设计：任 名

出版发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电话：65779405

或 65779140 邮编：100024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纪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装：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125

字 数：268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ISBN 7-81004-770-1/G·420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1	写在前面：萧军：勇战风车的独行侠·····	李振声
	一 鲁迅先生的萧军文集	
3	鲁迅先师逝世三十周年忌日 代祭并叙·····	萧 军
4	鲁迅先师逝世四十周年有感·····	萧 军
5	《死魂灵》·····	萧 军
9	病中的礼物 ——为关心鲁迅先生的病者而作·····	田 军
13	十月十五日·····	萧 军
16	《铸剑》篇一解 ——鲁迅先生历史小说之一·····	萧 军
24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选其四）·····	萧 军
62	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画片·····	萧 军
79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选其三）·····	萧 军
89	侧面（节选及注释）·····	萧 军
102	纪萧红诗·····	萧 军
106	论同志之“爱”与“耐”·····	萧 军
111	《抚今追昔录》·····	萧 军
113	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	萧 军
116	夏夜抄之二·····	萧 军

- 117 夏夜抄之三…………… 萧 军
118 夏夜抄之六
——巴金、李陵及其他…………… 萧 军
121 春夜抄（二则）…………… 萧 军
124 政、教泛谈…………… 萧 军
126 “古潭里的声音”之四
——驳“生活报”的胡说…………… 萧 军
138 《哈尔滨之歌》第三部曲…………… 萧 军

二 对其有争议的评价

- 163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鲁 迅
165 三月的租界…………… 鲁 迅
168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狄克（张春桥）
170 《八月的乡村》
——萧军先生作…………… 刘西渭（李健吾）
184 《第三代》论…………… 杨 义
188 萧军的“布尔巴精神”的再现
——评“五月的矿山”的反动倾向…………… 李希凡
205 论萧军的求“真”…………… 《生活报》社论
210 鲁迅的旗帜
——评萧军先生的思想…………… 草 明
214 斥《论同志之“爱”与“耐”》…………… 马铁丁
221 萧军思想再批判…………… 严文井 公 木
238 萧军是怎样从文坛消失的？
——重评《生活报》与《文化报》的论争…………… 张毓茂

五、萧军与文坛记忆

251	记萧军·····	雪 苇
255	我的两位朋友·····	罗念生
257	友谊长存·····	梅 志
264	萧军，大写的人·····	侯唯动
309	生当作人杰·····	张毓茂
325	敢将赤胆奉尊前·····	裘 沙
330	白云原自一身轻·····	陈漱渝

一

作家本人的重要文章

鲁迅先师逝世三十周年忌日 代祭并叙

萧 军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先师三十年逝世忌日时，我正被囚押于北京市文化局后院中，口成二律以代祭意。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记

—

有涯岁月水流年，半付行云半作烟！
寒暖无端时易序；阴阳舛错卜来难。
春花开罢秋花谢；前浪才消后浪掀。
历尽风波五十载，等闲蜀道亦何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鲁迅先师逝世四十周年有感

萧 军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

一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
嶙嶙瘦骨余一束，凜凜须眉死若生。
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
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二

无求无惧寸心忝，岁月迢迢四十年！
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
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
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夜

（选自《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死魂灵》

萧 军

鲁译的《死魂灵》出版了。

夜间，当我读完了它的整部，反复地看了几次前面的序文和后面的附录，我在寻找果戈理发疯的理由。要知道除开本书以外，我是最关心这一点，虽然有多少人在解释过了，但我不相信他们，我要自己来寻找。啊！现在我笑了，我很轻松地笑了！我得了一种启示，一种索解，至于启示的是什么，索解的是什么，留在后面说，我要把当时读完这部书欢喜的心境先写下来。

怎样说出我当时的心境呢？这样说吧，这部书好像是我亲手译成，不，应该说是亲手作成。全部工作已经完了，只是一部改清的原稿摆在你的眼前，你用手抚摸着它，抚摸着你自己劳动的结果，就如同抚摸着—一个可爱的婴儿，如同替自己的情人梳理她或他们的头发那样的心情，来舒直这底稿的每个被折卷了的页角……总之，这是轻松的，快慰的，甜美的。我一个人是承担了作者，译者，读者三份的欢喜！它为什么会使我这样欢喜，虽然自己也分它不清，也许不外以下这几项：

一、作品本身的力。整个的书不是用笔写的，只是用刀在铁板上雕起来的浮图。

二、译笔无比地尖锐。译者几乎是用了尖锥的带了须钩的笔把这浮图所有的折角，缝隙，凸凹，窿孔……所积藏着的奥秘，毫无容情地剔拨出来，才能使这浮图鲜明而原样的呈现在人的眼前。据一位懂俄文的朋友说，他把译本和原文对照过，《死魂灵》能够这样被译出来，就是埋在地下的作者，如果有知，他也应该含笑致谢的。

三、就本书译出的意义，好像这《死魂灵》作者特意为中国读者们写下的。虽然他是俄国人，他描写的是革命前的俄国，虽然中国现在表面上没有那专制的沙皇，没有特定的贵族，没有属于地主的“灵魂”们……而那些昏庸贪懒的官吏们，拍马钻营的帮闲，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专以考究服装，比较首饰，跑交际场，扯闲话的女人等……只要你肯一比较，随处你总会发见一些通性吧！不是么，他们是怎样惊人地多存在于你的周遭。

其次单说到文学方面，谁能说这部书不是我们当前所迫切需要的遗产？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当然你要想在这里面寻潘金莲怎样大闹葡萄架；什么因果报应的“警世通言”，什么狗记，什么兔记，什么八股式、六朝式的尺牍……一类的东西，你是失败了，那你应该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专门店铺里去趸发。这里显示给我们的只是当时俄国的上层社会的一些混蛋们怎样荒淫无耻地在别人的血液里生活着。

这部书在作者是一部未成的工作，在译者我们知道这该是他译过的作品中间，最艰难最吃力的一部，我个人在这里除开向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期待他把第二部早些完工外，以下要把关于果戈理为什么发疯的理由写下，也许这是错的，但是我不管，至少应该算我自己索解的一点启示。

读完这部书，我觉得这书的作者和译者，在处境上，文章的笔致上，……除开绝对不同的地方以外，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恐怕对于这部书成功的译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一个译者对于一部书的作者，一定要有深湛的理解，至少也应该有共鸣共感的地方，这样译出来它才会是一

部充满着生命情热的东西。现在把我读完了《死魂灵》便写在日记上的几句话录在这里，作结束：

“……《死魂灵》当夜把它的序言及附录读完了，又把未读完的本文也完了。从内心冲出一股快慰的流，这快慰的一部分是为了本书震荡了我，一部分也是为了译者完成了这吃力的工作而发。我很知道作书，译书，以至于印刷校样……同样是苦恼的，为了译看的辛苦，为了这作品震荡了我，我还要再读……”

从读过译者的一些文章来和《死魂灵》作者一比较，觉得他们的笔致，描写的方法，很相近，只是一个细致些，一个简略些，但同样是把热情深藏在纸底。不过译者决不至为了他所要写的人物赎罪不成功，而发了疯狂。他知道这样溺爱着自己的阶级是不成功的，赎罪也是不成功，虽然在译者的一些文章中，也曾毫无偏重的反映了人生暗淡的一面，但是他并没有企图为他们赎罪的意思，也不想亲手自造一个天国使他们去住，无疑地他已经否认了所谓罪和善，他已经知道了这一些发生的源泉和将来的流向。

暂时可以把人类社会比作一具生满着脓疮的人体，鲁迅先生只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只在指出和无怜惜地割剔着每个腐烂的部分，但他却不敢用药的，只给患者以滋补品，俾使他本身的血轮自己增多强壮起来，抵抗这腐烂，换句话说，他是要那块割掉腐烂的地方，新肉自己生长起来。果戈理同样也是一个善心的医生，不过他是过度的性急，要使剔割开的部分，用自己的未经过实验的理想的药方，马上使它变好起来，他给药而不给滋补品，可是这药又不能按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有效，所以他无可奈何地看着这被剔拨开的疮痂下面流着血的嫩肉，鲜明地刺着他，他没有方法使这鲜血停止住嫩肉马上坚实起来，也没有方法再复原当初那臭脓疮的身子，于是一再实验，一再失败，终于疯狂地焚了他自以为可以使病人到康强之

路的所有处方，束手归天。

在第一部《死魂灵》他这样写着：

“俄国呵？你奔到那里去，给一个回答吧！”

而鲁迅先生现在他不会再这样问着我们的祖国：

“中国呵？你奔到那里去，给一个回答吧！”

无疑这是时代规定了这二位作者，前者是忽略了人类社会生长的历史性，只是性急地要按照自己主观来构成一个理想的天国，后者是在它有机的生长过程中，不断给予它以相当的滋补，使它根本地康强长大起来……“俄国呵？你奔到那里去，给一个回答吧！你一声也不响，奇妙地响着铃子的歌。好像被风所搅碎似的，空气在咆哮，在凝结；超过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动弹的一切，涌过去了；所有的国度和国民，都对你退避，闪在一旁，让给你道路。”不错，俄国确是给了这位过度爱着祖国人民的作者果戈理先生以回答了，我不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我们祖国人民的回答？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一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读书生活》

（半月刊）（上海）第四期

病中的礼物

——为关心鲁迅先生的病者而作

田 军

是的，他还在病中，但是他却没有间断了他喂养中国人民魂灵的真挚工作！这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就是他在病中赠给我们的礼物！

《士敏土插图》，《引玉集》，《死魂灵百图》，加上这珂氏的版画选集，整是四部了。这全是鲁迅先生为我们选择而印行的，他应该是把外国有价值的版画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不独为中国新文学底长成建下了功绩；他还为中国的版画埋下了一些伟大的基石。

我平常对于画是不大留心的，它不如音乐能感动我到流泪的地步！可是我却不能逃开珂氏，这个珂氏版画集，它是这样深深地擒住了我的灵魂！

仅从这几幅画里，便使我们可以看到了帝国主义者们的战争，给与人类残害的程度到怎样，而人类所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麼，迫切到怎样的程度，……它是那样尖刻而深湛地显示着！致使我的眼睛和他接触一次，我的心脏就几乎被压得要停止，紧缩得要崩裂，身子激动得发着痉挛和森凉！啊！它不独锁缚了我的灵魂，还刺伤了我的心！更增加了我对于这些豺狼们的憎恨！

珂氏详细的历略，在这选集的前面有着 SmedLey 女士的序文说明了；

关于每幅版画，也有鲁迅先生作的扼要的说明。这里所要提一提的，就是在我们中国的目前，是怎样需要这样伟大而真挚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同时应该向鲁迅先生表示我们对于这赠品的一点真诚的敬意。顺便我报告一些他的病状给关心着他的人们吧。

不能否认的鲁氏是喂养中国人民的灵魂的唯一保姆，同时他本身也就是整个中国民族灵魂底代表者！更是正被折磨和苦难着的。他底强健是我们底幸福，他底病痛也就是我们底病痛！

七月二十五日那是个不甚热的天，我去看他的病。

他瘦了！没有病时虽然他也并不胖，但那总是强于现在。但是看起来他的精神却并没有瘦，眼睛依然愉快地闪着光，一只时时企图飞翔和战斗的鸚鸟似的，说话的时候常常要从窗口瞷视着外面辽阔的远空。

“病好一些？”我问他。

“前几天几乎像完全好了的样子，因为这几天没打针，也没吃药，加上又贪作一点事情……从昨天起，热度又增高了些……。”

“还是少作一点事情好……。”我说。

“只要好一点，就想要作事情……这是没有法子——他们说要我打空气针，说打一年空气针就可以好了：再就是养……可惜这两样我全做不到……我的老子没给我留下钱……”

接着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偏方可以治肺病；什么草什么菜……可以治什么，他说：“我是学过医的……。我全不相信这些……这全是无耻的商人骗人的广告……治好治不好他们那里负责任，他们唯一是卖钱……比方说：白芨，大蒜，可以把坏了的肺子粘住，又是一种什么菜什么草……？吃了也可以把缺残了的肺子填补起来……吃的药是在胃里，怎么会填到肺子上去了呢？有的说：海上的空气可以疗肺病，我的一个作海兵的亲戚，整年在船上航海，他却得肺病死了！也许鱼不会生肺病的？……他人又不

是鱼呀……”

说到这，他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许是为了说话过兴奋了的缘故，他从卧着的姿势，就直直的坐在床上了，我劝他：

“还是躺下休息休息吧。”

他并没有接受这劝告。接着他的夫人为他点了一支纸烟，吸起烟来，他的精神似乎更增强了。我忘了他的病，他自己也像忘了他的病，我又要相同往常一样，准备放足了自己的声音，随便妄谈说着一切了，可是当我一看到他那露在外面的消瘦的腿骨，我提醒了自己：

“你蠢鸟！他是在病中啊！”

是的，从他病了以后，我每次见到他总是像一只按时开放的箱子似的，锁好了自己的言语，我知道自己说话常常是鲁莽的，不要伤着病者的精神！接着他说：

“有肺病的人只要有钱……不必工作……不大容易会死的……它并不疼……但是……”

他不说下去，只是接连地吸了两口烟，呛嗽了两声，躺下去了。当他看见他的夫人为我包裹着珂氏的画册时，他又坐起来，要亲自动手：

“怎么那样包呀？把纸顺过来……暖暖！拿来给我……”他的一只枯瘦带着一点颤味的手，伸出来了。可是他的夫人并没有依从他，她笑着说：

“只要你说一声怎样包就可以了，何必要亲自动手呢？”

“单说是不行的……太麻烦！”

当他的太太已经把画册完全包好，放置在我身边一张桌子上了，他的眼睛是一直跟随那画册的包裹，停止在它上面，还好像怀着若干的不甘！他的习惯是这样：平常即使他给你一些普通的书报，也必要亲手包得整整齐齐，才肯给你。

“这画册外面的字不如里面的字写得好了！不知为什么，一有了病连字全不会写了！”

他又躺下去，眼睛看着棚顶；吸着烟……

“这是这次病中的一点成绩，送给你们大家。”他的太太说。

是的，那平常堆积在方桌上一页一页印好了的版面页，现在是一册一册地装订起来了；一册一册地被我们拿走了！在临行时，我本想要说一声“谢谢”，但是我竟把这声音吞锁住——我看着他的眼睛开始关闭起来，浓重的眉毛起了斗聚，我只有沉默的接受了这病中的一点赐与！我祝福他！

这天他的温度是三十八度七。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六，追记

原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作家》

（月刊）（上海）第一卷第五期